

专题：特朗普的美国与未来国际秩序

“特朗普现象”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李志刚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短短20多年时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以不同方式加速改变着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以及地球上各个国家及其民众的面貌。这些变化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可以在近代史中追根溯源。变化是永恒的，但是变好，还是变得不那么好，甚至变坏，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战略选择和政策。特别是大国，它们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未来担负着更大更重的责任，它们的战略选择对于本国乃至世界未来的走向往往发挥着更关键的影响。

关键词：中美关系 黑天鹅 社会变迁 独立自主 战略选择

2016年12月20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德国柏林发生货车冲闯圣诞集市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瑞士苏黎世发生枪击事件。2017年以来，英法国等欧洲国家又频遭恐袭。这些情况，加上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大“黑天鹅事件”，¹使得原本享受了几十年和平、安宁、繁荣、富足的西方世界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太平、不那么确定了。这或许正是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的伊申格（Wolfgang Ischinger）所说的“世界乱套了”的原因。人们不禁会想、会问，这个世界确实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的性质和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它对世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有人说，现在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还有人说，这

李志刚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¹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纸上谈兵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刻。”一个专注于行动的总统，带领着一群执行力强的跨国公司高管和将军的阁员，他们的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全世界都需要认真对待。

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也有人说,“特朗普现象”给西方政治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令人无所适从、极度不安,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将对西方自我认知和西方政治带来长期影响。无论如何,人们从震惊中醒来,开始认识到世界有可能面临一个“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历史关头”。

为什么是特朗普?

特朗普当选,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譬如:面对两党建制派和主流媒体的围追堵截他决不认输、坚持到底的劲头;他本人及其竞选团队对新媒体的熟练运用和对民意较为准确的把握;正确的竞选策略;共和党建制派的软弱及其对形势的误判;大选最后关头联邦调查局在希拉里·克林顿“邮件门”问题上的反复,等等。

但这些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是在美国精英的“恐惧”和中产白人的“愤怒”这两股潮流的共同作用下被“抬进”白宫的。

特朗普是被精英集团对美国衰落的恐惧和普通白人“思想暴动”的愤怒两股力量“抬进”白宫的。

从精英的角度看,过去三年美国战略界围绕着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关系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有一些人开始置疑:美国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是对了还是错了?几十年来两党历届政府奉行的对话、合作、接触的对华政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中国是不是正在或者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其实,这些表面上围绕对华政策的质疑背后所隐藏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开始走向衰落了?早年曾欢呼“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甚至也开始相信美国正在走向衰败,并对衰败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诊断。¹相反,约瑟夫·奈则没有那么悲观,他认为,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三者的结构性效果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如何。而从这个视角观察,美国依然拥有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优势地位。²美国最核心、最高国家利益就是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虽然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奥巴马总统依然宣称要“再领导世界100年”。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从第七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从2001年占美国总量的11%上升为2016年的61%,追赶速度之快、崛起势头之猛使美国精英陷入深深的忧虑。在政治极化日甚、改革举步维艰的背景下,精英界人心思变,希望新的总统能够打破常规、扭转乾坤,巩固美“一超独霸”的优势地位。一位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认为,“特朗普当选恰恰是美国政治体制自我复苏、自我重塑的方式”。也许这正应验了福山教授的预言,“美国政治的衰败可能还会继续,直到某种外部冲击催

1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2014.

2 Joseph Nye,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Pol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Malden MA, USA, 2015.

生出一个真正的改革阵营并且付诸实施”。¹

从普通白人的角度看，政治上，大众认为掌权精英集团和他们脱离了联系，走得太过远，希拉里·克林顿代表着华盛顿利用政治权力为自身谋私利的“腐化了的精英”，因此利用手中的选票造反，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情况下的一次体制上的“改朝换代”；经济上，美国宏观经济增长不能反映到普通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上来，相反，1%和99%之间在财富、收入上的鸿沟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里不仅始终无法弥合，分配的天平甚至有进一步向0.1%的极少数亿万富翁群体倾斜的趋势，普通美国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出现认为自己的下一代不会比自己过得更好的担忧，换句话说，普通美国白人的“美国梦”似乎做不下去了。美国建国240年来，“民主权利”甚至投票权的获得都不是在同一时间同步实现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有投票权的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过1/4。实际上，美国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被多数人瞧不起、看作“落后分子”的群体，黑人、妇女、东欧移民、亚洲移民、拉美裔移民……而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弱势族群保护法案的推行，代表进步运动的“政治正确”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过去的弱势群体可以冠冕堂皇、登堂入室，奥巴马以黑人身份当选为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这一思潮兴盛到达顶峰的标志。而历史上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中下层主体白人却被人嘲讽为抱残守缺、僵化保守的“红脖子”，他们心中的愤懑和压抑已非一日之痛，最终因特朗普的出现而得以宣泄。与此同时，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不同社会群体有了避开“主流媒体”独立发声的条件。从另一个角度看，特朗普的胜选也是针对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20多年的所谓“政治正确”搞了一次“思想解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次“思想暴动”。

“特朗普现象”的深层原因和历史长周期因素

历史性事件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正如蝴蝶效应缘起亚马逊河流域那样，“特朗普现象”也可以从历史长河中找到内在的逻辑，其深层次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事件。过去400多年的大多数时间，西方在政治、经济、金融、科学、军事、技术、产业、市场、宗教、文化、法律、规则、资源及通道等涉及世界秩序的方方面面全面垄断，占据主导地位，在鼎盛时期以占世界15%的人口对全球70%的土地资源实现了殖民掠夺和控制侵吞。十月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不仅使西方第一次有了一个日渐壮大、旗鼓相当的对手，而且开启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

¹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Vol.95, Issue 4 July / August 2016.

的新时代，甚至在资本主义陷入大萧条的危急时刻为资本主义的自救提供了参考药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政治觉醒、独立自主意识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这场宏大运动浪潮中的标志性事件和代表性国家。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中国被迫参加了抗美援朝和抗美援朝两场战争而又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一个不畏西方和东方强权的中国改变了传统霸权国家可以对弱小国家为所欲为、任意妄为的“规则”。广大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各国的觉醒与反抗改写了国际关系历史，从政治上撼动了曾经以为自己的权势不可动摇的英美等老牌帝国的根基，压缩了传统霸权国家通过发动战争转嫁国内危机的空间，使世界终于摆脱本质上弱肉强食的模式（如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使得国际社会真正实现持久和平成为可能，也使得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一种可能，即大国崛起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得以实现。正如美国学者韩德所说，“历史正在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整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变得更弱了，正在萎缩和分裂’”。而“半个世纪前完全消失的第三世界的声音正在主导自己国家的舞台，使国际论坛听到它们的声音，并进一步提出使北大西洋国家措手不及的要求。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剧烈的全球转型了”。¹

重新塑造能兼顾
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
需要对全球治理体系
进行系统性改革。

“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结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二是求平等”。²如果说20世纪中叶以后遍及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追求的是“求平等”的目标，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则开启了“求发展”和后发国家、地区从经济上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之先河。进入21世纪后，以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大龙”和中等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历史性快速发展和崛起。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持平，改变了力量对比长期西方占优的不平衡局面，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逐步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增强了新兴国家对于未来的信心，与西方国家的认知及其对未来的悲观心态不同，在它们眼中，明天将会更好。

而与之相对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却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延续早已过时的“赢者通吃”思维，滥用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和金融霸权，犯下了几次战略性错误：一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穷追猛打，不仅要打翻在地，而且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不顾承诺推进欧盟、北约双东扩，肢解南联盟，对格鲁吉

1 [美]韩德著：《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0页。

2 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资中筠、陈乐民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总绪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推行“颜色革命”，激发俄强烈反弹，诱发了欧洲东部地缘政治危机；二是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特别是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软硬实力严重受损，造成西方世界的形象和信誉危机；三是对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推波助澜，反过来诱发、加剧了欧洲难民危机，并引起欧洲内部政治生态体系的连锁反应；四是滥用金融霸权，放松金融监管，引发次贷危机并酿成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风暴，全面重创世界经济。

秘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评价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时说：“这些都在证明那个发动了工业革命的西方，拥有众多科学大发现的西方，追求人权、新闻自由、开放社会、自由选举的西方，过去曾经是世界先驱的西方，正在逐步走向落后。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准备好了迎接未来，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自己的自负和懦弱，以及在发现那些以前只属于它们的特权如今任何国家都能享受到的时候而产生的恐惧感。其他国家无论多少，都知道如何利用好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制造的非凡机遇。”¹

中国面临的挑战

仔细观察“特朗普现象”，准确地说，这并非一场革命，而更像是一场复辟，更像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重现。它代表的是反进步主义、反智主义、反全球化、维护美国霸权和主导地位、反对建立更加公正合理世界秩序的一股“逆流”。霸权的行使本身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因为“一个霸主可以通过干涉来塑造世界各地的发展，但由此引发的一连串事件必然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干涉的范围越广，不良结果就越多”。²

从长远看，正如没有人能够阻挡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那样，无论什么人都都无法阻止原先可以操控世界的那股势力继续走向相对衰落（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正如略萨所说的那样，“特朗普和英国脱欧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使现有问题恶化，并带来更严重的新问题”。

然而从短期看，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却不容丝毫小觑。在一定条件下，譬如：特朗普顺应美国中下层白人民众强烈而迫切的求变心理，组成具有较强执行力的团队——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和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为代表，在内外危机的冲击下，横下一条心推动改革。倘若获得成功，特朗普不仅会“青史留名”，也将延缓美国的衰退，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内外政策的调整也将对中国和平崛起构成挑战。

1 《西媒：西方国家明确转入衰落进程》，《参考消息》，2016年11月22日。

2 [美]韩德著：《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8页。

进而使得美国乃至西方“活力再现”。实际上，无论美国成功还是失败，其内外政策的剧烈调整都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霸权的“退潮”会带来世界格局的重大调整，也会对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步伐，特别是我们的民族复兴进程造成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甚至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对这一不同寻常之情势，切不可不查。

首先，特朗普的“新政”必将对中国乃至诸多新兴国家造成影响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说，美国政策的变化是因为它看到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见，中国越是临近“两个100年”目标的实现，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焦虑感越强烈，对中国的牵制也可能越猛烈，两国国力和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就会越激烈。中国在国家战略中并无对外推广复制“中国道路”的考虑，但“零和思维”的惯性在美国的一些保守权势人物头脑中可能依然根深蒂固。美国的一位战略家哈斯（Richard Haass）说，外交始于国内，但又不是终于国内。国家间竞争归根结底还是要拼经济，这也正是特朗普作为总统准备做的事情。“美国第一”也好，“美国优先”也好，其核心都是经济利益。可以想见，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对于经济实利的争夺将会有不同寻常的烈度，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

第二，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必将引发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一是中美俄大三角面临进一步调整；二是中美在亚太的互动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三是美军事同盟关系的调整会对中国发展与欧、印、日、韩及其他国家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此外，中国也要准备在自己的周边面对一些可能出现的新变化。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关系如何定性、定位和定调关乎全局。美方的基本立场关系到中美关系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态势，也会对中国内外环境造成巨大影响。美国是把中国定性为对手、威胁、敌人还是合作伙伴？是把中美关系定义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还是相反，认为中美之间是一对零和关系？是继续把中美关系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是认为美与其盟国关系更重要？是把中美关系定调为竞争加合作？遏制加合作？遏制为主？还是继续对中国实施全面围堵、打压？这些问题事关重大。

第四，特朗普执政方式、决策风格的不确定性对我们运筹中美关系带来不小的困难。特别是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上，中美两国需要建立起新的互动模式，这一调整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要准备进行许多前所未有的斗争和博弈。

中国的应对之策

世界大势、国际格局正在孕育数十年未见之变。席卷地球村的另一场“莎莉嘉”（Sarika）式的超强台风正在不远处的热带大洋中生成，它也许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振荡和冲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进两步，退一步，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也

不会是直线向前的。以“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这场变化迟早要来，关键是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首先，对时代本质特征的正确认知和基于准确战略判断的战略抉择是中国应对不确定性的“定海神针”。大国之间的较量更多的是长远战略的比拼，而中国并不缺乏战略思维的传统。秦国以法强国、废世袭而兴功赏、广纳人才、南定巴蜀、北取义渠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从而得以在春秋战国近500年的博弈中胜出，这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秦国历代统治集团在战略上的坚定和冷静。¹ 1969年，新中国在内忧外患最甚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出奇兵部署四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对国际大势进行独立研判，提出了改善对美关系这一在当时条件下几乎“不可想象”的“奇招”。今天，我们甚至更需要有四老帅那样的人对国际形势的趋势性、关键性、生死攸关性变化和中国所处历史方位、应承担历史责任做出准确判断，提出正确的对策建议。所有的战略决断都有一个挤出泡沫、褪尽浮华的过程，都要首先服务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实现路径是什么？可能遇到怎样的困难局面？最困难的局面又可能是什么？都需要认真思考。

其次，信心重于黄金，中国的信心源于对当今天下大势的理性判断。虽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因素或许会起一定作用，但作为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人类，理性和良知构成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因。从世界大势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是各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即使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也概莫能外，抑或更加如此。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及各国内部之发展不平衡，这反过来构成了世界各国民众热切期盼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愿望之源和潜力所在。而各国在共同应对贫困、不平衡发展、传染性疫病、恐怖威胁、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积累的合作成果使中国对于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理性和良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再次，中国可以努力使自己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岿然不动，而改革是实现稳定的唯一路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1985年语）。苏联解体26年来，中国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主动运筹，站稳了脚跟，化危机为挑战，赢得了战略机遇期。可以说，中国通过成功地改变自己而改变了世界。2015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7900美元，仅为美国水准（55980美元）的14.1%，² 城乡、区域差异及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等领域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表明我们的后发潜力依然巨大；疾风骤雨般的反腐有利于冲破利益集团的藩篱，

1 叶自成：《大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见：<http://data.worldbank.org/>，2017年5月6日。

增加体制的“可改革性”和自我纠错能力；而中央领导核心的确立有利于增强危机应对和制定、实施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律和政策的能力，进而增强国家能力。实际上，大国间竞争不仅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更是领导力、执行力，尤其是领袖政治家和一大批其他政治家质量的竞争。世界上从来没有单纯脱离政治的经济，也不会有单纯脱离经济政治，“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人类（求发展和求平等）的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¹ 有理由认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可能更深刻地改变自己和世界的面貌。

最后，中国需要建立包括美国社会内部一切进步力量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特朗普的任务也是要让普通美国人的“美国梦”能够继续下去。在各国利益紧密交融的今天，无论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要让本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正在展开的信息、智能革命也使得世界各国的共享发展成为可能。你做你的“美国梦”，我做我的“中国梦”。如果说差异，那也只是程度上的，美国人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得到改进和提高。对此，我们不会也不需要“羡慕、嫉妒、恨”！

“为政之要，在于得人。”无论国内国际，人心都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国内的改革需要聚人心，集众智，众志成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包括港澳台侨在内的全体炎黄子孙的理解、支持、参与和贡献，推行对外政策同样需要在周边乃至更遥远的地区找到最大公约数，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同美国继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其中，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两国为政者都必须时时牢记的。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利益、人文纽带以及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紧密合作的态势，决定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可能像对付苏联那样对中国。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世界范围内利益取向多元化发展和独立自主意识上升决定了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局面不会再现。实际上，美国自身也不能把同中国的关系搞砸，再一次“失去中国”的后果即使特朗普也无法承担。

中美之间必须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推进两国战略互动良性发展，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正确认识对方战略意图。中国的意图非常明确，也就是要实现邓小平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的三大任务：加紧现代化建设（现在的提法是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实现包

1 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资中筠、陈乐民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总绪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¹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意图则不那么明确，“美国第一”在具体政策上会如何展现出来还有待观察，其核心依然是保持美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虽然有可能表现出“下蹲”的姿态，而最终目标依然是“起跳”。面对国内外的质疑，特朗普总统势将陆续采取有效措施，让国内支持或不支持他的民众顺心，让国内支持或不支持他的精英阶层放心，让国际上的盟友安心，也让中国这样既在众多领域是美国合作伙伴、又在一些方面是美国竞争对手的国家宽心。

2. 明确中美关系的定位。对中国而言，“与美国合作是战略，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² 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携手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是改变世界的战略性举措。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非常困难的时候表示，“归根结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他着眼的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³ 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与其通电话时表示，“中美建交37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促进了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

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如何在战略上看待对方。

荣”，⁴ 这同样超越了双边的范畴。美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如果不顾世界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硬是把中国当成对手甚至敌人，那么美国也将收获一个可怕的敌手。所以，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还是一个怎么看待自己和怎么看待对方的问题。

3. 找准中美两国利益交会点，努力扩大合作。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状态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乃至全球的未来。无论是两国自身的改革发展还是国际、地区问题的解决，若没有对方的合作，要取得成功都是不可想象的。大家可以坐下来算一算“旧账”，看看中美过去30多年的合作给双方特别是给美国带来了哪些好处；更要算一笔新账，看看今后30年、50年中美还可能通过哪些领域的合作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用实实在在的数字去说服那些各自国内对中美发展合作关系存在疑问的人。美国人不是常说要制订“大计划”（Big Plan）吗？现在制订中美合作的大计划正逢其时。

当前，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关键历史节点上。这一次，我们拥有更强的国力，更有利的内外环境。内外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既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战略目标，也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方案去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情况。我们还要准备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改变、对中国战略机遇期带来严峻挑战的情形下完成中华

1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 牛军：《与美国合作是战略，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美国研究》，2015年第6期。

3 邓小平：《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0—351页。

4 《习近平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5日，第1版。

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真正的“战略机遇期”从来不可能靠别人的施舍，只有靠自己力量、智慧和运筹才能争取到。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会是轻轻松松的事情。“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临近胜利实现民族复兴的大门，我们全体人民越需要保持谦虚谨慎的姿态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浮华褪尽江山在，风火恒常家国安。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讲的那样，我们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尤其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要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